

# 大会

197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 第三十四届会议

上午 10 时 35 分举行

正式记录

纽约

###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 (a) 根据大会第 32 / 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 1025

---

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议程项目 55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 (a) 根据大会第 32 / 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 洛哈尼先生(尼泊尔): 主席托瓦尔·斯托尔滕贝格〔第 40 次会议〕提交了根据大会第 32 / 174 [A / 34 / 3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我将对于他的领导及他为有关各方取得谅解而作出的真诚的努力表示赞赏。该报告使得我们有机会对于委员会的作用和功绩进行正确的考察和评价。

2.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委员会在其建立后的第一年内, 就委员会任务的意义和范围进行了一年的程序性辩论, 结果浪费了时间。去年大会第 33 / 2

号决议已经阐明了任务, 今年委员会举行的三次会议都用来讨论国际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 向发展中国家实际转让资源; 有关世界粮食问题和农业发展的措施; 利马宣言和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及加强发展中国家工业能力的行动宣言<sup>1</sup>; 以及最后解决最不发达的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所面临的特殊的和紧迫的问题。前两次会议产生了一致的结论, 正如印度代表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同上〕, 这些结论重申了目前的协议, 但是在今年 9 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则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 因此仍然没有结果。按照计划, 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使就未解决的悬而未决问题进行的谈判得到必要的政治动力, 并监督实施在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中所作出的决定和达成的协议。人们对委员会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然而其结果却令人失望。

3. 人们普遍承认, 南北对话已经陷入僵局。允许南北对话的僵局拖延下去既不符合发达国家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广泛而长远的利益。对南北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的日益增长的情绪有发展成为一种对抗态度和互相攻讦的关系的危险。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 9 月 10 日全体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特有的智慧和洞察力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危险, 他指出, 如果要避免分裂和对抗的局面, 所有各方在今后几个月内需要继续努力。<sup>2</sup>

4. 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在一种健全、稳定和持久的基础上改变它们的经济状况。它们相信, 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得如此惊人, 以至如果不在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方面取得具体和有效的进展, 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发展。事实上, 如果没有大幅

度的结构上的变化，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几个世纪之久的依赖。不管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以平等、主权平等、真正对称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和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的迅速实现，将为加速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作出极大的贡献。

5. 77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们1979年9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宣言〔A/34/533和Corr.1, 附录〕,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抵制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努力感到遗憾。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是为了通过与发达的伙伴们的对话,真正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缺乏平等和不平衡问题,这是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相一致的。然而,77国集团表示准备在联合国支持下继续进行南北对话,这对关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所有人来说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6.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就全球关心的相互有关系的问题举行新一轮全球谈判的建议首先是9月上旬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后来又由77国集团提交给全体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见A/34/34,第三部分,附录I〕。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建议,因为它力求确立一种将为全球对话取得成功作出贡献的基础和程序。那些在巴黎举行的参加国有限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有过痛苦经验的国家应该欢迎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新的对话,联合国无疑是给南北谈判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的合适的讲坛。根据这一建议,全体委员会将继续起筹备委员会的作用,负责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进行新一轮全球谈判之前,制订出一个一致同意的议程,指出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

7. 这次大会上,许多发言者已经强调指出,新一轮谈判应该集中讨论具体问题,并产生见诸行动的结果,以便对第三世界的情况不佳的经济立即产生影响。的确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用全体委员会主席〔第40次会议,第30段〕的话来说,“从一般原则进入了行动和实施的时代”。新一轮谈判如取得进展无疑将防止现在正在困扰世界经济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并发展成为毫无希望的局面。但是有必要重申,唯有

与会者的真正的政治决心才能给会谈注入必要的动力。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今年10月1日在第二委员会上的发言是绝对正确的,他说:

“……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首先采取有力和坚决的行动,鼓励在政治上下定决心争取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进展,并且在广泛的问题上把这种决心变为行动……”<sup>3</sup>

8. 最后,国际社会对下面这类国家日益恶化的境况再三表示关切,它们是最不发达的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尽管通过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各种决议和决定,它们的命运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次对最不发达国家严重的经济病深表关切,为这些国家通过了一个全面的80年代新行动纲领,并要求本届联大召集一次讨论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联合国会议,以制定、通过和支持80年代的实质性的新行动纲领。<sup>4</sup>如前所述,在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上,解决特殊类型的国家正面临的紧迫问题被列为议事日程的一个项目,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一些代表团欢迎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五次通过的新行动计划,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参与国际发展过程的能力的重要决定,并敦促其迅速实施。我自己的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这些欢迎的表示,我们在参加委员会的辩论中明确地表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的新行动纲领,其中一个阶段是从1979至1981年的直接行动纲领,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不真正保证大大增加提供的资金,仍将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计划。我们认为必须重申我们的立场:发达国家应该立即把目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增加一倍,捐助者应该提供进一步的资金,以此作为实施直接行动纲领的一个紧急步骤。

9. 印度代表在上周的发言中对77国集团在委员会上提出的要求对特殊类型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的建议未受到多大注意表示遗憾,但他表示,将在本届大会上提出有关那些国家的决议草案〔第40次会议,第53段〕。我们殷切期望,这些决议草案将受到积极对待,一致通过,并尽快付诸实施。除非通过具

体的援助措施将“富有的”和“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消除，否则这个地球上国家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的概念仍将是一种毫无成果的文字游戏。最不发达国家可以成为是否运用谈得很多的政治决心的试金石。

10. 西崛先生（日本）：首先，我应该对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上周四向全体会议上作的出色报告表示感谢。我认为他的报告提到了一些在我们未来的南北对话中我们应该铭记的重要问题。他对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做工作的评论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考虑在过去几年中缺少了什么，在未来的南北对话中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在全体委员会中的经历使我们在南北对话中有可能确定一个新的方向。

11. 然后，我想表达我国政府对有关为发展而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全球谈判的建议的看法，这个建议是在全体委员会上由 77 国集团提出的。

12. 首先，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和现实性的南北对话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一认识，我国政府认为应该认真地研究这一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未来南北对话有着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关系。

13. 其次，我国政府支持利用委员会作为全球谈判的预备组织，日本准备积极地参加这一准备过程。我们认为，这应包括对有关全球谈判的程序和技术问题，以及谈判形式进行认真的考察。

14. 第三，在确立南北对话方式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避免重复在其他国际讲坛中正在进行的有关南北对话的谈判，并最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讲坛。我们认为，全球谈判的安排不能妨碍其它讲坛进行的分散的谈判。

15. 让我进一步阐述这一点。我相信，仅仅是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讲坛，正如我们在过去所做的那样，并不一定能导致属于南北对话范围的问题的解决。过去的经验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也就是说，建立新的讲坛如果不与现有的讲坛认真和有效地配合，那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而只能使其复杂

化。由于情况如此，在决定全球谈判的方式时，应该认真考虑可能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在贸易方面的工作及与关贸总协定在贸易方面的工作发生重复的问题。在货币和金融方面，也应注意避免与现有货币机构的工作发生重复。

16. 还有，全体委员会应该充分讨论全球谈判与就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正在进行的谈判之间的关系。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印度代表上星期四在大会上代表 77 国集团对那一关系所作的解释。我们认为，为了从我们的对话中取得更现实和富有成效的结果，我们应该寻找这两种谈判形式之间的更为实质性的协调或有机的联系。

17. 第四，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能源问题，我们欢迎 77 国集团主张将这重要问题包括在全球谈判中的五个项目中的倡议。由于能源是关系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举足轻重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由联合国来考虑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将是有益的和适宜的。在这方面，我希望，在寻求解决能源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应该为全球谈判建立最适宜的形式。

18. 第五，我们认为，在全球谈判中，南北对话的内容应该反映所有谈判团体的关心和利益，不管它们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或贫穷的国家，生产国或消费国，全球谈判的总目标应该是在参加谈判的各个集团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19. 第六，我想强调在全体委员会内为全球谈判进行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年里，在许多国际讲坛中举行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南北对话，这些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烈和频繁。在某些情况下，在进行对话时，并没有首先对所谈的问题有共同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解。这部分要归因于频繁地举行如此众多的重要会议。因此必须强调，在 1980 年举行的有关经济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就进行全球谈判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最重要的是至少要对总目标有共同的认识理解。

20. 这些是在我们讨论全球谈判建议的这一阶段我想提出的意见。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日本准备

积极参加全体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以期为全球谈判确立最适宜和最有成效的方式和机制。在结束关于本项目的发言时，我真诚希望，全体委员会在其为谈判进行的准备工作中将取得的建设性成就，以便我们能够于1980年大会有关经济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就进行全球谈判作出最后的决定。

21. 克萊斯蒂尔先生（奥地利）：在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3201（S-VI）号和3202（S-VI）号决议〕五年以后和在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结束之际，我们发现我们处于南北关系的关键阶段。虽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我们必须承认，总的来说，我们的努力未达到我们的期望，而南北对话迄今并未取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我们为这一情形感到痛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有联合行动和充分意识到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才能克服世界经济中持续的危机。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奥地利极为重视南北对话以及旨在加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努力。任何这样的努力要取得成功必须超越传统的谈判方式和短期利益的调和。在集中讨论具体问题和特殊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扩大对有关问题的看法的眼界。我们必须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从更全面和更长远的观察来考虑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困扰世界经济的问题，取得真正的进展并得到持久的解决。

22. 77国集团建议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在所有国家充分参加情况下举行新一轮全球谈判，我们认为，这一倡议提供了赋予南北对话新的意义和方向的独特机会。对话缺乏决心的时间太长了。缩小富贫国家之间差距的努力作得不够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这种努力为时过晚。或者很快失去势头。

23. 我国代表团坚信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轮全球谈判给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的挑战。我们不应该由于瞻前顾后和考虑纯民族或短期的利益而泄气。

24. 我十分赞同印度代表的观点，他在上周四的发言中谈到需要提出大胆的倡议和新的方法，以恢复国际经济合作的活力。

25. 我国代表团欢迎举行新一轮全球谈判的建议，我们同样希望它将给我们的努力带来新的和持

久的动力。我国代表团充分意识到，为了准备这样的谈判和使其取得成功，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因为为发展而推动国际合作的努力如再遭失败，无疑会使南北合作受到严重挫折，从而威胁到整个发展合作的基础。

26. 因此，预期中的全面谈判必须最周密地准备以保证取得最大程度的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77国集团的发言人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对他就拟议中的谈判的特点所作的澄清表示感谢。

27. 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谈判不应该导致在其他讲坛正在进行的谈判的中断，而应该加强和利用它们。

28. 将能源列为谈判的五个关键领域之一的确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能源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经济今后的发展举足轻重。毫无疑问，急需加强解决能源问题的国际基础。这个问题的全球性质及其对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得联合国成为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适宜的讲坛。我国代表团对墨西哥总统关于拟订一项世界能源计划的建议〔第11次会议，第66-68段〕有极大兴趣。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在全球性的谈判中应该得到应有的注意。

29. 这里，我想强调，在准备全球谈判时，我们应该牢记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要考虑所有国家的正当利益。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为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作出真正新的和成功的开端所需要的政治决心。

30. 在发言结束时，我想强调，对拟议中的全球性谈判也必须从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奥地利对这一战略最为重视。我们把它看成是对全球性谈判的补充。我们认为，全球性谈判应当讨论具体问题，而国际发展战略则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奠定一个总的基础，并为今后几年内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一个工作范围。

31.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为使与未来的南北关系的发展有关的基本问题取得进展而作出的孜孜不倦

和专心致志的努力表示感谢。我想由衷地感谢他向我们所作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想向他表明我国代表团完全和明确地赞同他对形势的评价，特别是他指出：

“……我们拥有建立一个国际社会的手段和机会，这个国际社会在形式上是多元的，但又是紧密团结的，努力使其全体成员得到和平、正义和幸福”〔第 40 次会议，第 38 段〕。

32. 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确是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目前的情绪是失望，是不满和沮丧。尽管举行了多次会议，但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最近结束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 5 次会议的讨论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着重说明了现有的困难。

33. 再过几个月，世界将进入新的十年经济形势暗淡，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发达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和可能的衰退。这种形势，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不利影响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日益穷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已大大扩大，因为在过去 20 年中，后者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相对比例已大大下降了。我们希望缩小这一差距的愿望已成泡影。发展中国家进口的资本货物、食物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却波动不定，这继续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上的差距。尽管我们希望实际转让资金，但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景象是暗淡的，在本世纪末将走向混乱。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立即制止这种趋势，并开辟一条走向建立在平等和正义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道路。

34. 简要地考察一下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的现状就能够了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我们面对着通货膨胀和其他外来的影响，而没有更多的保护和救济。我们出口的农矿产品的价格不仅涨落不定，而且与我们不得不进口的工业货物和其他服务的不断上涨的价格相比没有很大的上涨。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于像斯里兰卡这样的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灾难，使这些国家为改善他们的人民的生活而作出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努力受到损害。

35. 我们的确理解石油输出国家需要保护它们收入的实际价值，需要保护它们储藏量的实际价值，以及为它们自身发展改造增加动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们的人民为之作了相当大的牺牲的制定得很好的发展计划由于需要为工业货物进口支付更多的费用以及由于出现国际收支问题而在一夜之间就被打乱了阵脚。

36. 同时，某些发达国家不必要的浪费使得能源问题变得更为尖锐。我们这些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确信，国际社会，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将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来缓解这一困难，而不是等到重要的长期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做处理。

37. 1974 年，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决定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平等和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在那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实现我们建立未来更好的世界秩序的目标和愿望的道路上是一个里程碑。然而，这些愿望未得到实现，我们对尽管召开了大量的会议和国际会议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一再未能取得实际进展深感不安。

38. 正是在此情况下，1979 年 6 月 4 日至 9 日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部长级会议提出了就国际经济发展合作进行全球性的持续谈判的建议。会议强调了这些谈判应该注重行动，并对解决主要问题采取综合方针〔见 A/34/35/7，附录 I，第 2 节，第 36 段〕。1979 年 9 月初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支持这一观点，从而通过了一项决议〔A/34/542，附录，第 6 节 B，第 9 号决议〕。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这是摆脱现有的僵局和实现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目标的唯一方法，此外，还有一个不高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5%。

39. 我们注意到，要实现这些目标只能靠大胆的行动，而不能靠对现存的经济困难进行零敲碎打的改革。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缺乏参加有意义的谈判的真诚的政治决心，因而没有

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有人甚至认为，某些发达国家毫无兴趣。就斯里兰卡代表团而言，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所有国家都致力于使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工作取得进展，我们倒是认为，这种估计是不怎么准确的，否则这将是最大的悲剧。现在我们所有国家都应认识到，共同利益要求所有国家都努力通过谈判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世界的问题和繁荣都是不可分的。国际经济关系仍然受制于 30 年前形成的规则和原则是不幸的，那时发展中国家尚未登上国际舞台，还不能影响任何决策。也许我们没有充分调动起世界舆论来认识我们面前的危险。我们常常满足于言词，而不是行动。

40. 我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最近采纳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在动员必要的政治意志来解决相当大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指的是最近结束的人口和发展国际议员会议，这是 1979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在科伦坡举行的，58 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与各国议会联盟共同发起组织的。这是第一次由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议员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议员在会议上一致赞同把人口计划与发展计划<sup>5</sup> 联系起来的纲领。对于产生必要的政治决心和动员舆论来说，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创新。

41. 寻求各国议会联盟等组织的帮助以把注意力集中南北对话和全球谈判上看来是恰当的和适时的，未来世界的经济体系取决于这种对话和谈判。我们不能仅谴责大多数发达国家缺乏政治决心，我们也应该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协调观点使内部有共同立场而不发生分歧，从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常常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参加重大的国际会议，因而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一致意见。

42. 因此，我们必须把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 1980 年的特别会议作准备的工作上。这项重要的任务将是全体委员会的责任。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的人必须尽可能是最高级的政治人物，因为这次会议必须作出可接受的妥协。发展中国家必须用新的决心和献身精神参加这次会议，而发达国家在参加谈判时应

明确作出建立新秩序的承诺，这种秩序将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兴趣和期望。要达到这个目标，发达国家特别需要切实有效地承担义务，通过谈判，在正义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重建世界经济。我无须强调，这种谈判必须在长期希望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进行。

43. 斯里兰卡代表的观点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样的谈判不仅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而且甚至必须在大会内进行，以获得最高级政治人物的参加，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予以必要的强调。这样一轮全球性的和持续的谈判——将在 1980 年召开的有关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中进行——当然必须侧重行动，对解决有关的主要问题采取综合性方法。谈判也必须包括原材料、能源、贸易、发展、金融、货币领域的主要问题，并以确立相互关联的全球计划为目标。我们也必须努力把原则和规范转化成为具体的纲领和行动，然后再递交给联合国的几个机构以求实施。斯里兰卡代表殷切希望，目前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采取的行动将会使我们今后 10 年中摆脱目前那样的世界危机。

44. 最后，请允许我说，斯里兰卡代表相信，联合国无疑是齐心协力实现我们十分珍惜的目标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在 80 年代，我们在联合国将不再无益地玩弄辞藻以给人一个健康的印象，尽管差异仍未弥合，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45. 最后，请允许我表达斯里兰卡代表团对全会委员会主席的专心致志的工作的深切的谢意。

46. 哈达德先生（也门）：联合国宪章是推动我们增进和平、自由和进步的主要动力。宪章第九章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完全就业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及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已经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解决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仍是国际社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的主旨和重点。

47. 去年，大会通过了第 33/2 号决议，重新规定了根据第 32/174 号决议建立的全体委员会的任务，承认其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作用，为争取在公正、平等和主权平等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

进行的南北对话提供新动力。尽管我们承认国际发展战略所提供的机会——国际发展战略声称“经济和社会进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见第 2626 (XXV) 号决议，序言〕，但是我们许多人对一些国家不接受该战略的目标表示失望。所以，我们中的许多人诉诸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企图推卸不接受的责任。

48. 然而，根据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前总理布迈丁的倡议召开的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sup>6</sup>及其后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供了一个根本改变以前那样的尝试的机会，看到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

49. 我们的看法是，幸运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的优点是目标及实施目标的方法明确、详细和具体。然而，所缺少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我们认为，工业化国家所表达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和不必要的。我国代表团还认为，一些工业化国家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争议的规定所持许多保留意见，业已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发达国家在最广泛的全球合作问题上是否有真诚和愿意发生怀疑。再者，我们希望重申我们对全体委员会工作缺乏进展的立场，那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希望达到富有意义的和具体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国家在委员会目前的审议中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新政策。我国代表团再次强调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全球谈判。以提高对为发展而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50. 这些谈判应致力于实施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新国际发展战略，并记住下述目标：废除保护主义政策，国际货币系统的合理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实际转让资金，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转让资金；如利马行动计划所要求的那样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能力。

51. 我们都认为，关于大会第 33/2 号决议所规定的全体委员会的职能和任务，已阐述得很明确而详尽了。我们再次要求进行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的全球谈判，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强调，需要真诚地和客观地评价和估计个人或集体所从事的导致全体委员会目前的僵局和缺乏进展的所有活动。

52. 我国代表团充分意识到某些观点的困难和含糊之处。然而，无疑，我们每一个人都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和合理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一秩序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平等；第二，改组国际货币系统，让发展中国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推进实现最不发达国家个别和集体的自力更生的目标。

53. 阿里尔先生（伊拉克）：当我们谈论国际经济关系时，我们发现考察一下联合国提供的有关这种关系的数字，就足以揭示殖民剥削的机制及其对第三世界人民的非人道环境的责任。第三世界人民占全人类的 70%，但他们的总收入，包括石油国家的收入在内，不超过世界收入的 30%。1975 年，第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例未超过世界工业生产的 10.3%，而这个比例又局限在一些国家和某些工业部门。在第三世界，7.5 亿人民生活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下，即每年 75 美元。第三世界一半的人民不能接受教育，而三分之一儿童不能上学。除了那些死于饥饿的人外，在第三世界，10 亿多人民长期营养不良。

54. 这种状况正逐年恶化。1960 年，第三世界的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占 21.4%，此后这个比例一直下降，至 1973 年，只占 18.1%。

副主席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55. 一个明显的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长期出现逆差——事实上在不断增加。概言之，这妨碍了资本的积累，使为促进那怕是多么小的发展而采取的行动归于失败。

56. 所有这些并非仅仅是不幸的巧合。落后与先进，富裕与贫穷，这些便是国际经济秩序结构的本质基础。欧美资本主义确立了这些基础，它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延长这些基础。最落后和狂热的人们企图散播某些神话，以证明劳动和生产分工的现状的合理性。他们使用非自然的论点——有时是种族主义的，有时是以地域划分的。但是只要有一点基本历史知

识，这些论点便会不攻自破。历史告诉我们，在殖民主义前的数个世纪，第三世界人民已建立了最辉煌的人类文明。发达国家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进行发展或实现工业化，从而仍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产品的现存市场，并且不得不满足于向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出口原材料。

57. 因此，原材料成为第三世界出口的基本部分并不足为奇——确切地说，1961年是81.5%，1972年是75.4%。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产油国，这个比例有时甚至达到100%。与这个痛苦的事实相对称的是，工业化西方所需的原材料的75.2%来自第三世界。如果世界贸易具有公正和平等的基础，那么这将给第三世界以强有力的地位。但是这里我们又看到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结构。原材料价格低；从未随着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的西方进口的工业设备和商品的价格的增长而增长。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由于前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生产原材料国家的状况反而越来越恶化，这也是对命运的捉弄。因为新殖民主义的基本努力是压低原材料价格，迅速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资源。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如果他们再以现在的速度搜刮下去，至本世纪末，许多原材料就会枯竭。

58. 同样；出口原材料国家所得到的价格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中美洲果品生产国以每箱70美分的价格出售香蕉，然后到了纽约以每箱6美元的价格卖给顾客。在60年代，石油生产国政府以每桶不足1美元的价格出售原油，但欧洲的消费者却几乎以14美元的价格购买从这桶原油中提炼出来的石油产品。两种价格的巨大差额流入资本主义的公司，这些公司故意夸大运输、保险和市场费用；也流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它们对这些产品征收高税收。这些事实揭穿了反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宣传运动的真相，向西方的消费者揭示了谁应真正对高价格负责。

59.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尊重市场条件、经济法则等等为借口反对提高原材料价格的努力。显而易见，这些都是荒谬的论据，因为世界原材料市场受数量有限的且具有丰富经济经验的跨国公司的需求的控

制。至于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它们自己无力影响原材料的销售价格。当我们看到美国甚至扬言要用武力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提高它们的原材料价格时，谈论供求法则是何等荒唐。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顾忌地继续提高在西方制造的产品的价格，谁都知道通货膨胀及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途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通货膨胀是故意的。不管是否正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1968-1974年间，工业化的西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价格上升了将近224.4%。

60.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食品问题。据悉，单单美国就出口占世界谷类食物总出口量的48%。美国一方面努力限制生产，另一方面则努力提高价格，因此它奉行的政策与它所鼓吹的对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实施的政策正好相反。因为，尽管在过去10年中，世界谷物储存减少了十分之一，但我们发现美国禁止耕种的土地面积可生产出约2400万吨粮食，这个数额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总进口量。另一方面，1968-1974年间，美国小麦的价格猛增了204%。

61. 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试图确定公正的石油价格时，美国闹翻了天。对垄断资本主义来说，限制汽车的使用或降低热度一、二度似乎比饿死第三世界国家千百万人还严重。再者，谷物的价格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些价格也成了政治讹诈的危险方法：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承认，美国将不仅根据需求，而且根据外交政策的考虑来分配其剩余的粮食。

62. 我们的人民根据历史的教训认为，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义务向希望发展的国家提供过去他们从这些国家掠夺过来的部分财富。根据这条原则，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工业化国家对联合国大会关于它们中的每个国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决定奇怪地不作出承诺。例如，美国已减少了这项援助的数量，从1960年的0.53%下降到1965年的0.49%，再降至1974年的0.31%。显而易见，这项援助的很大一部分意在把具体的态度强加给某些国家，另外，这一援助的另一部分具有侵略性的军事性质。在这方面提醒人们



注意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这项援助的最大部分是提供给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

63. 在工业化的西方，反动势力掀起了一场反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运动，声称它们没有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援助。在这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提供的援助在 1974 年已达到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8.2% 和它们的石油收入的 12.1%。这项援助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它可以增加。有必要指出，伊拉克已建立了一笔对外发展特别基金，意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以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伊拉克通过这笔基金和其他地区阿拉伯及国际发展基金提供的援助已达到 220 万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4%。

64. 国际经济关系的暗淡情景只能预示最严重的危险，因为这远离了公正与平等。为在更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是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和理智的力量的责任。因此，我代表我国政府利用这个国际讲坛发出下列呼吁。

65. 第一，我们必须谴责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些国家正在把西方人垄断的工业收归国有或争取使原材料价格更为公正和确立各个国家把掠夺其原材料的外国公司收归国有的权利。

66. 第二，我们必须为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每种原材料或各类有关的原材料建立生产者协会。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由于不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业已显示出实现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因素，这使得他们首次能够获得比较公平的价格。

67. 第三，我们应当确保发展中国家更为广泛地参与它们的原材料的运输、销售和分配过程。

68. 第四，我们应该确立将原材料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联系起来的实际方法，努力使每一种原材料获得公正的价格。这些价格应接近于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实际价格。

69. 第五，我们应该建立原材料储蓄库以减少

市场和价格的波动，保证原材料的公正价格，确立各国决定其原材料生产的权利，一方面以避免货物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以避免原材料的枯竭。

70. 第六，我们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使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税障碍达到公正的平衡。无疑，当发展中国家中止消费社会的作法——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很普遍——时，它们就会有真正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商品的进口。

71. 第七，在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增加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易的同时，我们也应要求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世界价格的垄断性和剥削性，加入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它们的出口品获得公平价格的行列。

72. 我国代表团希望提请大会注意的最后的重点一点是有人试图脱离整体国际经济关系而孤立地提出能源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完全支持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会议的决议〔见 A/34/542，附件〕，在该决议中，会议谴责了一些发达国家试图用能源问题来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此外，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把目前的危机归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浪费能源的消费方式，以及跨国公司和石油垄断公司。会议也指出，工业化国家转嫁通货膨胀引起了石油生产国收入的购买力的下降，从而迫使石油生产国调整石油价格。会议也谴责了那种把责任归于石油生产国的混淆视听的企图，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向他们输出通货膨胀。

73.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强调能源问题应该和其他国际经济问题，诸如发展问题，货币和金融改革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原材料问题等等一起，在联合国的全球性国际谈判的范围内加以审议。

74. 我国将坚决支持兄弟般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共和国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在哈瓦那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建议建立国际长期基金，援助发展中国家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管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如何，应向这一基金提供与它们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通货膨胀量相等的一笔

款项。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也应向这一基金提供款项。

75. 进而，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在哈瓦那会议上指出，伊拉克已决定援助目前与伊拉克仍有石油合同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从1979年6月1日起至今年年底止，取消任何伊拉克石油的官方价格的任何涨价部分。

76. 我国政府坚决相信，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一致，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工作取得完全成功。

77. 桑德斯先生（牙买加）：其他代表团，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而且是发达国家的代表团都已充分地回顾了迄今为止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的过程的背景和历史。

78. 全体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全面地介绍了全体委员在这一一年中的工作。我们的这次辩论从这一报告中获益匪浅。我国代表团向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并承认他的努力和贡献。斯托尔滕贝格先生和其前任一样，不遗余力地寻求委员会工作取得成功。

79. 在过去几天的辩论中，委员会的报告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方面可能向我们提示，全体委员会作为一个想在全球性发展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讲坛是不够的，这也许既是矛盾的，也是合情合理的。77国集团主席，印度外长已明确地概括了这一提示的精神和含义。

80. 77国集团建议举行讨论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的全球性谈判。必须根据我们迄今为止长期的、令人沮丧的谈判经历的整个背景来看待这一事实。在过去的谈判中，全体委员会仅仅是作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努力而已。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建议外必须考察在进行新一轮这样的谈判时必须在谈判的方法和程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轮谈判的目标（与以往的目标相比较）上寻求什么样的差异。

81. 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作了最终的努力，尽管是一种可怜的努力，争取按照至少在几个方面与目前的建议的某些方面没有多大不同的方

针。举行一系列有关全球发展问题的谈判。尽管很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可予以鉴别的缺陷，但是也有少数几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它们是：第一，置这种谈判于联合国范围之外，显然使得谈判的地位成了问题；第二，最初设想的谈判的规模和范围。事实是，石油生产国争取扩大会议范围的努力并未改变有关的发达国家主张单一议题的方法；第三，准备不充分，这表现在会议期间在程序、议程的选择和细节等等问题上产生的一系列危机；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不管在任何这样的谈判中可能采取什么手段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效果，会议的参与者有限。

82. 我国代表团并不想谈论我所概述的特征的详情，而是仅只希望指出其中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会议甚至不可能提出一套重要的、综合性和具体的建议，而这样一套建议可能会对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83. 因此，除了寻求确立进行一轮全球谈判的总目标和范围之外，77国集团现在的建议限于寻求对进行谈判取得一致意见，通过把全体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提供一个对全球谈判的程序、时限和详细议程进行审议的机会。

84. 因此，显而易见，须强调在1980年的特别会议举行实际的全球谈判之前要花大量的时间作详尽而深思熟虑的准备。现在的建议没有对任何事情抱有偏见，或予以过早判断，而只是指出了在一个广泛的总的领域，最终将在这个范围内作出有关必须处理的具体方面的决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提出的明确的建议必须在筹备委员会内制定。

85. 我国代表团因此坚决支持77国集团主席、印度大使的呼吁：我们的发达国家的伙伴在接受全球性谈判的原则方面不应提出任何有关细节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对辩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有关谈判性质的解释，尤其是提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那些所谓谈判，要有所提防。

86. 当然，如果看来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所鉴别的大多数广泛的领域确实已成为长期的、广泛的，在许多场合是无结果的谈判的主题，那么我们面临明

确的推论：我们可能必须考虑这些领域的哪些方面适合于在全球谈判中处理，而不管它们是否出现在其他讲坛的议程上；哪些方面可在其他讲坛上取得建设性的结果，确定在具体的时间范围内获致具体和积极的协议的目标。

87. 实际上，我们可能甚至必须考虑在经济谈判的全部会议方案中作出变更的必要性或其他方面的事情，以保证合乎逻辑的立场可使得寻求全球谈判成为可能，这的确可以影响所谓正在进行的那些谈判。

88. 我想解释一下，我用“所谓”，这个词指正在进行的谈判是因为，在这点上，我国代表团对美国常任代表在我们的上次会议中对于对话和谈判两者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印象深刻。如果不说发展中国家始终意识到有人企图（也可能是成功的）将我们过去的谈判降低到对话的水平看来，至少这一次，我们的有关全球性谈判——我强调“谈判”这个词——的意图不会被曲解。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寻求有关这些问题的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其他国家此时此地对这点上的承认并不仅仅是由于建议的名称的缘故。

89. 但是在事物的另一端，当然有些方面（其中一些方面在迄今为止的经济谈判中显然没有什么触及）不能延期到全球谈判时去处理。它们是紧迫的、刻不容缓的问题，所以必须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也许最好的例子是许多非石油生产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情况，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短时期内立即采取行动，那么全球谈判对它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近来的发展使人产生了一线希望，至少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采取的早期行动可能不久就会开始。但是这方面的行动同样急需得到国际金融机构采取的行动的补充。

90. 我提出这几点看法仅仅是为了强调必需避免对我们期望马上要着手进行的过程抱有偏见或过早予以判断。

91. 全球性经济问题已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优先问题。对此已讲了各种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始终只是或主要是经济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理由越出了纯粹经济方面的全球性相互依存的范围。事实上，这种

相互依存目前是一个不同观念的问题，因为它目前所依据的实际情况不同，对真正的相互依存的基础的看法也始终是不同的。

92. 这些差异的基本根源在于人类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个人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经济关系本身。因此，我们作为人类和国家彼此怎么看待，才是在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平等和主权原则因此是重要的，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原则会大大促进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的进展，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进展。

93. 因此，下面这些强国的行动并未反映出希望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国家方面彼此认真相待和互相尊重的愿望。例如：有些强国支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府和种族隔离罪行，寻求维持和延长强大国家主宰弱小国家的局面或镇压人民的自决权。我仅仅举少数几具例子。

94.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有人认为第三世界人民和国家低人一等，这与种族和文化差异有关，也许与哪些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恰好强大有关，这条共同的线贯穿于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中，已成为迄今为使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才可作出评价，认为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95. 当然，可以承认，在经济关系中，甚至在某些国际经济机构中已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变化经常不能直接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表明了一种不了解情况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发展中国家无法自己找出自己的问题，无法设想出解决问题的可能的办法。我们经常达成一些完全忽略了上次谈判的目标和我们必须去解决的问题的协议。

96. 如果要满足一个使谈判取得成功所必须的条件，那么使全球谈判具有综合性质是这一建议的根本特征。因为如果要在真正的谈判中就将要达成的具体协议的所有方面交换意见，那么很显然，首先所有各方所持的牌最初应是平衡的。因此，在谈判的各个方面的进展没有反映出有联系的情况下，期望获得任何成果是极其不现实的。

97. 我最后要表达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即我们希望全球社会对所提议的谈判的态度将反映出取得真正的进步所需的态度，从而不仅会促使全球谈判取得成功，而且还会促使我们在人类生存的其他领域作出的努力取得成功。牙买加将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下午 12 时 15 分散会。

<sup>1</sup> 见文件 A/10112，第四章。

<sup>2</sup> 见文件 A/AC.191/SR.28，第 2 段。

<sup>3</sup> 见文件 A/C.2/34/4，第 10 页。该文件载有发言全文，摘要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第 34 次会议，第二委员会》，第 4 次会议第 20-34 段和《同上，第二委员会，会期分册》，更正。

<sup>4</sup>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I.D.14），第一部分，A 节，第 122 (V) 号决议。

<sup>5</sup> 科伦坡人口和发展宣言全文，见文件 A/C.2/34/6。

<sup>6</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次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文件 A/9541，附件。